證俗文

棲霞郝懿行著

第九

寺

寺者官府之名也 漢書元帝紀注師古曰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 釋名寺嗣也官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諜謝

三代以上奄宦謂之寺寺者侍也 詩秦風寺人之令毛傳內小臣也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鄭注寺之言侍也取親近侍御之義

秦漢以後官舍謂之寺寺者司也 日知錄二十八卷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此亦是漢時解耳 風俗通曰寺司也

九卿皆曰寺 唐書百官表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後魏以來卿名雖仍

舊而所涖之局謂之寺因名九寺日知錄又云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

縣治亦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注云寺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注云寺門郎平陵縣門也樂恢傳父爲縣吏得罪於令恢年十一常倪伏寺門吳志淩統傳亦云過本縣步入寺門

其羣官總治之處曰省專治之處曰寺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謙稽

浮屠之居亦曰寺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晉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即雒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省

覗也說文察也爾雅釋詁禁中謂之省漢書昭帝紀帝姊長公主共養省中蔡邕云本爲禁中避元后父名改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當察覗不可安也

官司亦

謂之省

唐書百官志官司之別曰省曰臺如尚書黃門中書秘書殿中內侍六省是也　案漢制與唐異者總羣官而聽曰省其餘曰寺是也

在外謂之行省

日知錄二十八卷十三布政使司今入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爲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浙江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司不當稱省

在州謂之部

集韻部總也統也漢書地理志置刺史部十三州　案凡州所統亦謂之部十三州爲十三部也闞駰十三州志諺云仕宦不偶値冀部　案部叶音否

六卿謂之六部

廣韻部署也六卿之署曰六部　案六部初名六曹通典隋初尚書有六曹是也唐初六部亦止列尚書省都堂之左右爲分司　通典隋煬帝又改吏部爲選部郎禮部爲儀曹

郎兵部爲兵曹郎刑部爲憲曹郎工部爲起曹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廢諸司員外郎

押字

押署也 案今人謂之畫押

古謂之署 玉篇署書檢也 案古人自書名謂之署戰國策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能爲文收責於辥者乎馮煖署曰能是知署已起於戰國時矣

亦謂之押 日知錄二十八卷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

後世或謂之署 又云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艸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眞學上手迹下名答報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斜律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敎爲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八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

唐書董昌下制詔自署名

或謂之押

又云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杵記言得晉永嘉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魏書崔玄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閒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俗於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入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原注癸辛襍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雲體是也 案香祖筆記十一引石林燕語云王安石作押先橫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圈多不圓時謂押歹字據此則花押是用名字無疑矣筆記又言前輩有集古名臣花押爲一書者唐謂之花書

官府謂之押印

癸辛襍識僭確類

書告身宋教俱艸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書印

唐李肇國史補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處分有司

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案六朝章奏亦皆押字日知錄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島之欲飛

亦謂之花字

日知錄又云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徹惟倠挟不具姓名莫知誰也　案令公府文書於官銜下不書名字但作花押蓋本於此

制詔謂之押詔

又云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　又云三國志少帝紀注世說及魏氏春秋並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案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

亦謂之畫敕

又云南北朝謂之畫敕

邸報

邸舍也說文邸屬國舍也　案今寫報處曰報房行報處曰提塘也報告也漢書吳王傳無文書口報　案文報始見於此自漢以前謂之赴爾雅釋詁赴至也疏云趨而至也說文赴趨也徐鍇曰春秋傳赴告用此字今俗作訃非是左氏隱三年傳赴以庚戌　案赴趨也者加疾也今俗送文報者名曰捷足是也又赴報古通用禮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云報讀爲赴急疾之義漢謂之報案漢書中多矣吳王傳無文書口報是其一唐謂之雜報日知錄二十八卷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　困學紀聞十四卷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尙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宋謂之邸報又云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

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謄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於史書蓋始於此

亦謂之朝報

案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

服制

期功奔喪

日知錄十五卷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云云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守制爲禮法之當然而倍死忘哀多見於搢紳之士矣

去官持服

又云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實以

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
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淸議
又緦喪不得赴舉宋天禮三年郭頎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殿三舉令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八遠矣

兄弟憂

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卽日輕舉園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

從父兄憂

又度尙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

姊憂

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　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

妹喪去官

王純碑云拜郎失妹歸甯遂釋印袟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

敘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

妻喪去官

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而潘岳悼亡詩曰亹亹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子喪去官

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

師喪去官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暨漢劉焉謁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漢文帝短喪

史記漢書　案日知緣有辯　困學紀閒十四卷常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名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和沂云世多以短度蔑漢文帝師不那二十七則之制自紀宗始也

唐太

宗增服

日知錄五卷

唐人增改服制

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小功[illegible]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緦麻堂姨舅祖免而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戚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illegible]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採其本而安爲之曾益亦末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

三年喪與古異者三事

又云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王肅據禮記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illegible]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illegible]二說各有所據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原注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於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為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illegible][illegible]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正義謂以其為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為舅姑亦服三年[illegible][illegible]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撎拜

撎舉手下手也說文案下手不至地也至地則為拜

拜手至地

也案說文作首至地疑手字之譌揚雄說拜从兩手下是也**郄地曰跪**釋名跪危也兩郄隱地體危倪也案古以郄坐禮所謂坐皆是跪也蟹有八足全似跪形故名八跪說文以跪爲拜恐非

小跪曰啓爾雅釋言啓跪也詩小雅不遑啓處毛傳用爾雅

長跪曰跽說文跽長跪也釋名跽忌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也案古八席地而坐平時兩郄隱地其體短矮見所尊敬引身而起下體矧長故曰長跪

首至手曰拜手拜手者空首也周禮大祝辨九擗三曰空首注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案空首拜不跪今時送賓至大門外主人俛首拱手俟賓升輿卽所謂空首也空首者言首不至地

一拜謂之奇九擗七曰奇擗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玄謂一拜答臣下案今時拜賓主相見亦皆一拜

再拜謂之褒八曰褒拜鄭大夫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玄謂再拜拜神與尸案今時於所尊

敬辭不爲禮亦須再拜答其殷勤漢時持節拜今未詳聞衆成亦不從也

撎而不拜謂之肅

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　案左氏成十六年傳三肅使者而退是知肅拜施於軍中也孔疏案成二年鞌之戰獲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胄故得有拜法是也

肅其禮之殺者也䭬首者禮之至隆也首至地曰䭬首

一曰䭬首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　案䭬說文下首也卽今所謂叩頭叩頭必先拜然後䭬首故曰拜手䭬首日知錄二十八卷引明朝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小委地曰頓首

二曰頓首注云頓首拜頭叩地也　案叩地者頭幾及地卽引起也䭬者至地猶有稽留也二者輕重之別

頓首施於敵體

疏云頓首者平敵自相拜之拜　案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漢李陵報蘇武書

稱頓首皆是自敵以下

䭫首施於至尊

疏云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拜禮郊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氏襄三年傳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哀十七年傳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以是知䭫首拜之至重也日知錄二十八卷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䭫顙施於凶喪

五曰吉擽六曰凶擽注云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日知錄又云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膜拜者舉兩手拜也

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案膜拜舉兩手伏地而拜蓋如今僧家合掌伏拜之狀

雅拜者屈一

厀拜也

七曰奇擽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厀今雅拜是也　案漢時雅拜今世謂之打千晉書潘岳見郭槐望塵雅拜卽今之打千請安也攷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跪拜曳一腳與杜子春之說合然則此拜蓋古之遺法歟

振動拜者抃手拜也

四曰振動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　案康成不從鄭大夫之說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疏云書見今文大誓愚謂先鄭之說後鄭雖不從但據陸氏釋文古拜有此遺法是當兩存以廣說經之助　又案楚辭天問注手拍曰抃今時巫嫗家有抃舞拜也又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今案捧手而不揖卽今人見賓拱手是也又有賓主交手謂之拉手者

婦人拜者肅拜也

禮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注云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

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喪主不手拜者爲
夫與長子當稽顙也慊讓嫌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
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　案或說是也經文言婦
人拜無問吉事凶事皆肅拜爲正也困學紀聞四卷
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此辯良是
然其論肅拜云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似未盡也
少儀所記是古來婦人拜皆如此奚獨漢也閒百詩
引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爲扶自抴扶而上下也證
漢婦人之拜亦似偶忘少儀之文並可通證自古及
令婦人皆作如此拜也又引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
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俛伏地上此解爲正
確然據禮文婦人於凶事亦肅拜凶事固去飾矣若
然婦人之不手拜似亦必盡因首飾也困學紀聞
又引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此則時俗所
爲非常
然也

扱地拜者手拜也婦人拜之至重者也非昏禮之拜無有也

儀禮士昏禮婦拜扱地注云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　案

疏云以手至地謂之扱地則首不至手叉與男子空首不同

婦人有四拜者非古也蓋自唐以下也

日知錄二十八卷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又引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

案今人四拜之禮爲四叩頭也一拜一叩頭其數凡四故謂之四拜日知錄又引前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然古者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所謂再拜稽首而受是也未嘗有四拜今則臣於君行三跪九叩頭之禮亦於古未聞

男子之三拜者非古也蓋自後周始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三拜九頓首者亡國之大夫有

行之者矣日知錄又云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原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案左傳又云歌鹿鳴之三三拜此又是三篇三頓首故為三拜也可知三拜非禮之常皆有為為之耳拜之有百也將以明賓主之多禮也未見有行之者也又云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閒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徐伯晉曰案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而頓首百拜何為登乎咫尺之書又云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為無理共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

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凡書牘頓首文也 案漢人書疏止言頓首後世彌文晉人帖遂言頓首頓首

叩頭質也 案劉歆與揚雄書及雄答書並云叩頭叩頭 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于先叩首

惶恐敬也 晉帖謝安書六月廿日具記道民安惶恐言 案稱民者謙言猶僕耳唯晉人有此如衛瓘書亦稱州民衛瓘

死罪謙也 東晉哀帝書丕死罪死罪王羲之書羲之死罪

頓首再拜者敵也 晉王洽書洽頓首言又云王洽再拜

誠惶頓首死罪者臣也 說文敘許沖上書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晉王眞表臣眞誠惶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敢言之者下也 後漢書朱儁傳乃奏記於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

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
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注引蔡質典職儀曰
諸州刺史上郡并
列卿府言敢言之

報白呈啓者告也

漢書匡衡傳注
張晏曰世所傳
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　案王義之
帖或言義之報義之白張華書言張華呈居卿公權
與弟帖云誠懸呈陳陳遠書云悚息謹啓又齊王
僧虔云臣僧虔啓末云謹啓對君稱啓宅無其例

和

南拜也

翻譯名義合掌作禮曰和南　案衛夫人書
衛稽首和南末云弟子李氏衛和南宋王曇
首書王曇首和南梁王筠書王筠和南
唐諸遂良書孤子褚遂良頓首和南

踞蹬跪也

方
言
東齊梅岱北燕之郊跪謂之踞蹬注云今東郡人
亦呼長跽爲踞蹬　案玉篇踞蹬拜也音長務

律例

律常也法也

爾雅釋詁　漢書律歷
志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律蓋起於

皋陶

急就篇皋陶造獄法律存誅罰詐僞劾罪
人廷尉正監承古先總領愼亂決疑文

古或

謂之律管子七臣七主篇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左氏桓二年傳百官於是乎畏懼而不敢犯紀律釋名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案軍法亦曰律易師卦師出以律

或謂之法周禮冢宰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左傳楚文王作僕區之法魏李悝著法經又名之為律蓋法律通也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

或謂之令屈原傳使平為憲令上官欲奪其槀艸是也憲法也周禮司市大刑憲罰謂之令者如令甲令乙宮衛令樓船令金帛令光祿挈令皆漢律篇名也

秦漢以來通謂之律李悝六篇晉書刑法志秦漢舊律起自李悝悝著網捕二篇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

蕭何九章漢書刑法志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案高帝初約法三章於時何未造律

凡律之例有八以準皆各其及卽若若春秋之凡困學紀聞十三卷律章句馬鄭諸儒

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
例有八以準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
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支也花職案孫子解日謂子不從文不義之諭及力斯不能贊者古人皆不以不韓坐之義倫從而不從加可無而不無然後坐以不之設

例者比也說文**古字作列列亦音例**
日知錄八卷古無例字只作列
禮記閒傳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即後人例字案五經
中無例字惟左傳
敘云發凡以言例

例古謂之比

王制疑獄汜與眾共
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已行故事曰比案漢之公府
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之爲言猶令之例也

令謂之例

日知錄又云至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
爲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爲陛下廣
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
作例棨例字蓋後人所加始見於漢書傳

聖賢

秉義行權

書呂刑輕重諸罰有權禮王制凡聽五刑
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注云權平也　案易繫辭井以辨義巽以行權聖賢權義於心故無所用例也

胥吏藏姦於例

日知錄又云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案韓詩外傳五卷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然此循古之良吏耳今之吏之敢爲非者乃正在於據法守職者也烏虖例傳是也

例行而法破法廢而例繁矣

日知錄又云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即

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遂至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為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案六部皆例部也凡發一議造一謀必求一故事相比其例或輕重殊科即吏得上下其手姦利興矣然而例又不可去也惟當事者清白乃心而巧吏無所施其蠹矣是良有司之責也　漢書刑法志云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偏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案老子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例益繁而法益廢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觀漢志之言孝武帝可以鑒矣

爰書　漢書張湯傳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

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

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若云傳逮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因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敎學隸書時獄吏書體皆用此故呼爲爰書也遂使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案劉說是也爰書卽刑書蓋趙高所造漢書賈誼傳使趙高傳胡亥而敎之獄高善治獄以敎胡亥故應有書又爰歷篇內有論獄者因號爰書也古者治獄必有刑書書呂刑云明啓刑書胥占是也或書於竹謂之竹刑或鑄於鼎謂之刑鼎胥是物也趙高所作謂之爰者說文爰引也爾雅釋詁爰于也于卽引辭之詞蓋鞫獄者援引故事以相比況故獄書謂之爰書也

簿書文字

律如云案律

例如云察例

准說文作準平也經典並作準唯莊子天道篇云

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呂忱字林准與準同不言准是
俗作蓋此字起於魏晉以來公府文書字作省筆相
承用之故向秀注莊子呂忱作字林並皆承用不言
是俗向呂皆晉人也漢代尙無此字故史記平準書
仍作準又案逸周書實典篇云准德以義已作准字
蓋本亦作準孔晁沿俗从省故作准耳晁亦晉人也
駁不准也此字自漢以來用之漢書刑法志文書盈
　於几閣典者不能偏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注云
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愚案准其不曉意指是以駁
令改議也自是以後公府文移始有駁正而唐宋以
還朝廷章奏不合事理別議改正亦謂之駁給事中
掌封駁司是也論列是非折辯羣議亦謂之駁柳宗
元駁復讎議夏侯銛駁安定公主合葬議是也　王
球貽謀錄給事中掌封駁司不可一日無湻化四年
推考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
云云眞宗咸平四年吏部侍郎知封駁事陳恕乞鑄
印命取門下印　案駁通作駁　以尊命卑曰仰令
九經字樣分駁駁爲二者非　仰公府文移上行下

用仰字蓋本六朝也北齊書孝昭皇帝紀云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　案仰有去聲其義亦別集韻仰魚向切侍也俟也貲也戰國策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注云有望於上則仰史記平準書衣食仰給縣官

該　說文該軍中約也今文書云該州該縣或云該管地方疑郎古軍中約誓之語也　正字通俗借爲該當之稱猶言宜也凡事應如此曰該

查　如云查照查得之類字當爲察蓋徒隸作字凡書畫多者往往假借以取簡便此其一也

這　指事物而言如云這件事這箇物依字當作者這集韻音彥玉篇迎也　正字通云周禮有掌訝主迎訝古作這毛晃曰凡稱此箇爲者箇俗多改用這字這乃迎也

件　說文件分也从人从牛牛大物故可分叉曰牛件也件事理也徐錯曰件若言物一件二件也　案今簿書稱若干件雖州郡亦可稱件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塡還致其貧求罔不由此令年三銓於前件州府[illegible]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

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

案州府稱件惟見於此京債之名亦始於此令則甚矣

項

猶件也今薄書有之末見所出

綜

如云文卷若千綜依字當作宗日知錄十二卷鞦朙卿載天啓上諭云已上七宗是也

調

官有調有選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更張乃調也漢書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袁盎傳調爲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如湆注訓調爲選非也選調義別

選

世說注引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

案日知錄八卷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通作闕唐趙憬審官六議有人少闕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提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

壹 貳 叁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官府文書紀數之字作此說見別字篇

實在開除

周禮司稼注云斂灋者豊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疏云鄭舉漢灋以況義十傷二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

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
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　案後漢紀云永元五年
詔令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
租有不滿者以實除之注云所損不滿四者以見損
除也然則不滿四者謂十傷二三也十關防明太祖
四以上勿收田租則不在斂濬之內矣實錄洪
武二十年上謂刑部尙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寮
院左部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
本以絕欺祓防奸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入君子焉
用是爲自令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
使知朕意　案日知錄九卷載隋唐酤吏傳庫狄士
文爲貝州剌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收出
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　出童
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　曉示恢傳
田學十告示出葑子固學十九卷　今之告春秋文
九卷　示古作視雛鷄論覘覘祇豨佻
十六年書四不視朔論語言告朔蓋既告於廟親視

條教而遂班一示於民故或曰告或曰視必於朔者日吉辰良以授民時昭其敬也然則告示之字古作告視明矣唐虞畫象其詳莫聞周有象魏月吉布令挾日而斂蓋必書於版簡故可懸斂也秦漢以來鄉亭題壁多致闕誤淺湮古意洎於後漢改書木版懸象復興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着版上一勞而久逸以上風俗通以下惠定宇左傳補注見哀三年命藏象魏句下漢之五曹猶周之六官又漢時教令皆奏可施

行尚書掌之故謂之五曹詔書亦見應劭傳

孫聯
茹
蕖
薇
芬
曾孫國
鎮
瑞
忠
斌
同校字

證俗文

第十

棲霞郝懿行著

堯冢有三 一在成陽

日知錄二十二卷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　案後漢章安二帝紀並有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之文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水經注成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illegible]漢堯母碑[illegible]都[illegible]於[illegible]八[illegible]名曰靈臺義皆立廟云云北宋史神宗熙甯元年七月己卯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洒埽從之成陽在漢[illegible]濟陰[illegible]州東北六十里[illegible]是也而集古錄有漢堯祠及堯母祠碑是

廟與碑宋時猶在也[illegible]又云竹書紀年則曰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僦峽阬陽堯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而堯之冢始定于成陽矣

一在鄆州

又云開寶之詔帝堯之祠乃在鄆州岭蹥辭剝崠姚隱十意者自石晉開運之初黃河決於曹濮堯陵爲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復考正矣 案鄆春秋時魯國邑

一在鄆城

又云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二年四月丁酉濮州鄆城縣言城西堯冢上有佛寺請徙之不報 又引括地志曰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 案今世祠堯陵於濮州者也

又在臨汾

又云臨汾縣志曰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正殿三閒廡十閒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竊考舜陟方乃死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此陵爲堯陵無

疑也案志所論似爲近理但自漢以來皆云堯葬濟陰成陽未敢以後人之言爲信　案堯都平陽而葬濟陰是不可曉太史公謂作游成陽但耄期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游之事而因堯偃朱又竹書荒唐之說茫茫數千載古書之存日少山陵之處彌多滿目荒工果誰堪徵信乎　山海經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于陽注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成陽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墨子又曰堯北敎乎八狄道死葬蚤山之陰此並戰國時人之說也

文武周公墓有二　一在畢

日知錄二十二卷劉向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史記周本紀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郭璞山海經注同書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義曰案帝王世紀曰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曰

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縣之中甚明雍錄曰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

一在畢陌又云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詔歷代帝王陵寢云云惜當日儒臣考之不審以致傳訛後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並葬京兆咸陽縣者云云今乃祭於渭北咸陽縣之北十五里蓋據顏師古劉向傳注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翔言案册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在咸陽縣俾有司修飾則似已在渭北矣　冢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紀末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辯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於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已誣乎

雍錄言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爲之而周公之墓亦遂兩出一云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陽縣北十三里則是自相殊異原其說皆起於畢名之有兩也　水經渭水東過霸陵縣北注云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通曰山陵矣風俗通曰陵者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墳隴稱陵春秋左傳曰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冢者種也種墓也羅倚於山分尊卑之名者也　又云霸城縣有定陶恭王廟傅太后陵元壽元年傳后崩合葬渭陵潘岳關中記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共陵也諸侯皆如之恭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即傅太后陵不與元帝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元帝齊者謂同十二丈也　又云漢武帝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餘里陵之西而北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夫人得幸早卒上憫念之以后禮葬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案夫人既以后禮葬而仍不同塋即與定陶太后傅昭儀一例酈注說足　水經淄水注云巨淀之右又有女水注之

水出東安平縣之蚰頭山從征記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餘丈高四丈圓墳圍二十餘丈高七丈餘一墓方七丈二墳晏謀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承世故與其母同墓而異墳伏突所未詳也郭緣生述征記曰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爲墳大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

水經淄水注云齊城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爲誡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首陽山有五

困學紀聞七卷云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

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閒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閒則曼鄉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自注云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

案玉氏所引曾子書今大戴禮曾子制言中篇文也唯其人作其仁字爲異

案說首陽者賈逵馬融杜預謂在河東蒲阪高誘阮籍阮瑀謂在河南偃師水經注兩存其說許愼謂在遼西曹大家幽通賦注及顏師古漢書注皆謂在隴西方與勝覽史記索隱主其說謂在岐山之西

案余師王古村先生嘗倖蒲郡言中條之麓首陽之東去夷齊廟僅七里屢至見之然雷首卽褱山穆天子傳謂之河首襄山蓋以其南枕大河一名首山末必卽首陽山也偃師在河南遼西卽孤竹疑皆非夷齊所到隴西岐西疑又太遠閭百詩四書釋地兩存蒲陂偃師之說亦非確見唯大戴記曾子制言篇謂夷齊死於濟澮之閒則其地當在絳翼絳翼今爲平陽莊子讓王篇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者

葢自河而北知偃師在河南者非矣近見臨海金誠齋謂首陽山攷據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而斷以山在平陽爲與大戴莊子所言合然亦不能指其山的在今之絳冀何處也

葵丘有三 水經淄水注云系水出齊城西南世謂之寒泉也北逕臨淄城西門北又西逕葵丘北引春秋莊公八年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地是齊地故有葵丘也京相璠又疑葵丘不在齊而引河東汾陰葵丘山陽西北葵城是晉地又有葵丘也水經泗水東過沛縣東注云黃溝自城南東逕葵丘下引春秋僖公九年齊桓公會

諸侯於葵邱云云卽此地也案杜預春秋釋例曰葵邱宋地今其地在河南歸德府舊考城縣界是宋地又有葵邱矣

伯夷叔齊姓名　困學紀聞七卷云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眞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尙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案胡氏之說亦未必然柳下惠陶靖節皆謚也彼非遺逸隱居者邪而有謚也陳摶謚希夷

周八士姓氏　困學紀聞七卷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若璩案當作和寤解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興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若璩案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爲郎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郎伯達君奭有若南宮括郎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注成王時人者近之亦一解　案成王時有南宮毛蓋郎八士之宗族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鄭城民婦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較八士更多三乳

孔子生年月　困學紀聞七卷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

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若璩案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胳合余亦推以歷

歎爲定論

聖人非相　尚書大傳略說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鄭注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牟氏曰董子繁露禹形體長長足所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案巫禹家有禹步合此二書所言則禹步可知也扁者枯也言湯體半小家扁枯案注文有誤荀子非相篇禹跳湯偏注云湯半亂枯案亂蓋體字言皆不善也淮南子曰皋陶瘠而爲大理荀子非相篇皋陶面如削瓜困學紀聞二卷皋陶陳謨賡歌謂之瘠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案瘠蓋如口吃之類非眞不能言也說文周公䟫僂或言背僂案說文僂尫也

佹祕曲脛也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倛楊倞注方相也其首蒙茸故曰
蒙倛韓愈曰四目方相兩目爲倛案方相周禮注音放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而圩頂故名丘索
隱曰圩窊也韓詩外傳九卷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
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
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又曰汙面而
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案汙面者
黑而深也葭喙者長厚脣也臯陶鳥喙孔子得臯陶之喙故曰有喙三尺也見莊子家語所載與外傳
文異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案春秋演孔圖困學
紀聞十九卷引是所謂至人不相者也史記蔡澤傳若乃顏淵角

顔文選注四十六論語撰考讖曰顔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子貢山庭又引摘輔象曰子貢山庭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雖非大聖亦其亞者爾

弟子門生日知錄二十四卷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造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

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鄭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又云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已見前篇

夫人城有二 一爲三國朱敘母一見漢書匈奴傳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

胡詛者

寄當歸有二　一爲姜維母一爲太史慈日知錄十三卷辛幼安詞小艸舊會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蒼蠅傳赦有二　困學紀聞十三卷蒼蠅傳赦異苑以

爲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杯中蛇影有二　又云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同若璩案風俗通義劭祖彬爲汲令賜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於晉書

古人記月日有異　困學紀聞八卷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渻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案三古文四字也似非重文

古時文字不一　日知錄二十一卷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案攷工記輪人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注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三十分寸之一

鬼畏桃　莊子逸篇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困學紀聞十卷　淮南子詮

言訓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日知錄二十七卷又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案部卽棓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案齊桓公作桃殳韓詩外傳漢爲大剛卯急就篇射魅辟邪除羣兇注云射魅謂大剛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爲之一名毅改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綵絲用繫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案桃殳形狀未聞然外傳云以正月作爲則是大剛卯之類也大剛卯見漢書王莽傳今桃符是其遺皆以鬼畏桃之故

壯士不病瘧　後漢書景丹傳丹時病注云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黃門扶起賜

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案本艸云勞極洒洒如瘧狀素問云洒洒惡寒注洒並音蘇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三卷引抱朴子曰獼猴之鬼令人病瘧則是瘧鬼蓋鬼中之小者爾惟其小而易驚故誦杜子美手提髑髏血之句便可愈病而沈存中筆談稱關中故無蠶或懸諸戶上瘧遂不發也漢大將軍不遇沈杜二醫便令此病不起冤哉　又顏氏家訓左氏昭二十年傳齊侯痎遂店說文痎二日一發之瘧店有熱瘧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日一發漸加重故為諸侯憂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世閒傳本多以痎為疥杜預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豈有患疥轉作瘧乎

萬億及秭　詩周頌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案是秭多於億也說文五稷為秭一曰數億至萬曰秭徐曰

六萬四千斤也　案說文與毛傳不合稯者周禮掌客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稯是則稯四十秉禾也五稯纔二百秉便以爲豐年之頌其說已非至稯字下云布八十縷又以稯爲縷數尤非故徐鍇正之曰此即十筥稯也蓋言非八十縷布也此說是矣

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

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

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　案山海經五億十選選九千八百步楊愼云選與萬古音通遂借其字左傳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兆多於萬京又多於兆故漢武帝改內史爲京兆尹又左氏成元年傳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八同者衆也昭二十四年引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垓壤以下末詳聞也

十年爲一秩　容齋隨筆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

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韻會毛氏曰从禾形也从失聲也本再生稻刈而重出後先相繼故借爲秩敘字案秩官義本此

火耕水耨漢書武帝紀元鼎二年詔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艸下水種稻艸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艸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案北人不識火耕法故收薄案番人亦有刀耕者今泰甯右營所轄一種西番西番住大渡河北岸性頗馴良通漢語畏兄不畏父母刀耕火種案江南種稻之法莫巧於秧馬見蘇東坡說

案說鈴載天祿識餘下卷畬田云上洛郡南六百里屬邑有豐陽上津皆深山窮谷不通轍跡其民刀耕火種大抵先斫山田雖懸崖絕嶺樹木盡仆俟其乾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熾卽以種播之然後釀黍稷烹雞豚先約某家某口有事於畬田雖數百里如期而集鉏斧隨焉至則行酒啖炙鼓譟而作蓋劚而掩其土也劚畢則生不復耘矣援桴者有勉勵督課之語若歌曲然見王元之小畜集

火政不修　日知錄五卷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菙氏大祝大司寇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司爟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

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案司烜仲春修火禁蓋爲季春將出火預以養之所謂少火也二十五卷路史燧人改火論曰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原注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逐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閒李嫗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愈嫗死人爲葬之號聖

火家每陰雨見火出家門令號其處爲聖
火菴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巷也昔師曠食
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
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艸火麻荄火氣味各自
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
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火惡
陳薪惡勞晉代荀勖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
江甯寺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
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艸炊者率致味惡然則
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

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漢書大鴻臚有別火令丞後世乃廢之邪東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困學紀聞四卷改水唯見於此

水利不講　日知錄十二卷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

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絶於册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

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
枯濟微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爲細流而中
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又云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
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淮南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
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
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
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
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
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缺綂元隳二後鞭踖胲
鄢鼰晒鄖㩻此所駖醲門水鴉敂𨼆以漢書召信臣爲南
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吽以防分爭謟
遡須𨛫𦾔磘㓻𦁸𨓍𩙭㕣䅲陙櫃此今日分水之制
所自始也　洪武末遺國子生人才分諧天下郡縣
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
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

陜渠堤岸五千四十八

處此太祖勤民之效

黃河原委　黃非本色也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爾雅釋水或曰是白河也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晉文公投璧於河而曰有如白水是也困學紀聞六卷引河圖或稱五河者溯其始也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揭度九江越五河師古曰五河五色之河也似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名九河者禹其功也書禹貢謂之河者北方通語耳司馬相如子虛賦注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illegible]自禹鑿龍門灑沈澹災河定民安千載無患及至於周賜齊人履西至

於河迺猶與水爭利塡閼八流而九河始并爲一紀聞二卷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詩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案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　閻百詩案尙書中侯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始河下龍門南抵華陰東經洛汭歷大伾逾降水遡大陸而北也播爲九同爲逆入于海者其故道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然河水洋洋北流如故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甯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

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甯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

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淸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旣視其奪者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爲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日知錄十二卷古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瀆者獨也獨入於海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是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邱濬大學衍義補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

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日知錄十二卷　沙灣未築以前徐有貞疏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濼可以爲泄論者或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索圩音于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圩窊也江淮間水高於田築隄而扞水曰圩多

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陸文裕續停驂錄　案陸氏之意卽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其所不取卽其下策也然攷之前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氾之閒不使之並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閒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日知錄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有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

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漢書溝洫志及漢以後並水之民占田河旁水退之區並起廬舍賈讓言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水既迫束於左右而不得休息日知錄引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汎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然治河之臣猶復開穿溝渠分洩水怒賈讓中策尙庶幾焉今自前明以來數百年間河在淮徐高於往時過半宿邳以下仰首受灌若

使巨浸拍城豈復能餘三版崔瑗河隄謁者箴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居民而曹濮單鄆諸州河率高出民屋小有汎激百姓皆走上山其蘭陽儀封一帶則當南北受水之衝夏濤秋汎漂忽靡定故土俗謂之老耶河而向來防河之策唯資土壩合龍然沙石衝激絕無成算但會時期案合龍之期必俟河清爲度百日作勞一朝漂沒往往而有至於糜費金錢動盈鉅萬防河大吏亦復束手而未如何正昔人所謂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惟此河者也案漢志稱負薪塞決河其時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揵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

之梢弱礴盼磋驕之地剝蝕嫌祺之裱杪櫬杜饋今之土
埽全用藁秸蘆葦爲絙索引置土石不如以竹爲揵
者重而難於漂沒是以萬家薪芻搜索略盡而猶汛
濫不止愁吾人也至於薪不屬兮衛人罪而又以之
破家蕩產矣烏嘑河公眞不仁矣哉　南昌王鎮麒
言前時甘公定進以東藩司攝河篆屢塞屢決無可
爲計乃募水鬼泅徃欲翻橏魍敢深入者偵其虛實
久之乃獲水怪如皮囊而無口目者數十頭且言溯
流數百步見若石門有獸若牛守其下獰目覞人遂
不復敢深入也甘公始疑不得合龍必是此屬爲援
爰因相度水勢移下數
里能乃合云附識於此

水泉鹽鐵　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
十有九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宋
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爲池二爲監七爲場二十二爲

井六百有九困學紀聞四卷若璩案玉海作井八百二十二　案四語出山海經　漢志鐵官　十

鹽鐵論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阯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若璩案丹謂丹陽章謂鄣郡困學紀聞四卷

民數盛衰　困學紀聞二十卷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案戶口之數詳見通考　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案郡縣之數詳見初學記八卷案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

萬四千九百三若璩案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見帝王世紀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若璩案本作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案漏十字又案魏志陳羣傳云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裴松之注云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

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戸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禍之慘如此若璩案孝平元始二年戸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戸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

財用之數　困學紀聞十二卷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歛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略見此

百家姓　陸深蜀都雜鈔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

亦以朱希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媾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雁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案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市井　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

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井市也案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此說非是又春秋井田記他書未見引用故錄而存之世本伯益作井遇周書黃帝作井未知誰是玉篇則從世本

證俗文卷十

孫聯薇　孫聯茹　曾孫國瑞　國鎮　國忠　國斌　同校字